

第十六章 一石两鸟

“不，这件盗窃案我们绝对不能引渡给上海知县衙门去办！”副领事查隆纳·阿拉巴斯特在空中打了一个手势，语气强硬地说。

负责和大清上海官府衙门打交道的阿拉巴斯特，是在麦都斯总领事庞大而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面对麦都思总领事和马克汉副领事说了上述这番话。

自从领事法庭预审华人盗窃自来火房器材时，发现同案被拘的华人儿童的真实身份后，这个原本视作为小偷小摸的盗窃轻案，立刻升格为牵涉到人口贩卖的重案。这样一来，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不再受到三天的期限，可以继续拘押该案华人嫌疑犯，而如何了结此案则落在领事法庭的主审官麦都思领事肩上。

今天下午，麦都思邀请两位副领事同僚和巡捕房督察拉姆斯博特在自己的办公室讨论此案，拉姆斯博特临时通知要迟到，请不要等他，所以会议在督察不在场时开始。麦都思站在胡桃木的办公桌后，手抵椅子的雕花椅背，俯视坐在靠近办公桌的黑色皮圈椅里的副领事们。桌上放着四只矮胖的玻璃杯和从酒柜里取出的一瓶苏格兰高地酿制的纯麦芽威士忌。他们吸着雪茄或纸烟，不一会，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棕色的镶壁木板，和维多利亚女王肖像前便蓝森森的烟雾缭绕起来。

刚表完态的阿拉巴斯特，架起二郎腿，背靠皮圈椅，泰然自若地喝了一口威士忌。和麦都思的长发成鲜明对照，他剪着短短的黑发，嘴上蓄尖尖的胡子，从嘴角到鼻子流露出高傲的神态。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自信到顽固地步的傢伙。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位副领事约翰·马克汉，一个长得俊美硕长的年轻人，脸上的线条十分柔和，嘴角常带微笑，棕色的眼睛异常有神，却是一个和气的小伙子。

麦都思听完阿拉巴斯特的表态，不置可否，吸了一口雪茄。他是一个倾听内心声音的人，因为专心致志，外表看上去经常心不在焉。他走到办公室的窗边。窗外，粉红色泡沫般的云块，在近似透明的蔚蓝天空下懒洋洋地浮动。越过领事馆外的草坪，可以看到黄浦江浩浩荡荡的江面，浑浊的江水波光粼粼。江上吹来赤热的风，拂乱了他长及双肩的深褐色头发。

“我们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将这个案件留在租界里处理？”麦都思歇了半晌后问同僚。

“根据1853年女王陛下授予在华领事的权力，”阿拉巴斯特不假思索地回答。

“亲爱的查隆纳，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麦都思不用姓氏称呼阿拉巴斯特。

“领事在其所居住的地区，享有完全的权力和威信，通过罚款和监禁的手段，来贯彻实施英中之间的条约；并通过罚款和监禁的保障手段，来制定和实施为了贯彻上述条约之目的的规章和条例，以确保中华帝国境内的英国臣民之和平，有序和良好治理。”

“查隆纳，我真羡慕你的记忆力。是的，我作为总领事曾经运用以上条文处罚在华的英国公民，但是我不记得把上述条文运用到中国人身上。你能提供这方面的案例吗？”

“三年前，1860年，我随英法联军进驻天津时，联军就是运用上述条文审判中国罪犯，维持天津的社会治安。”

“总领事，查隆纳，请允许我插一句，”马克汉副领事加入谈话，“那时，我也在天津，我记得大清驻天津的官员统统逃散，联军请天津的大商人出面管理天津，在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联军运用上述条文，对中国公民行使司法权。现在上海的局面，有所不同，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约翰，”阿拉巴斯特放下酒杯，对马克汉说，“你知道我们目前的制度有多糟糕吗？华人嫌疑犯在租界作奸犯法，送往知县衙门，那里的中国承审官，对于多数案子，公开收贿，草草了事，结果嫌疑犯大都释放，又回到租界来做坏事。对于这样一个不讲法

律的大清政府，同无政府状态有什么两样？再说，他们的法律，有的条款很可怕，比如说，他们的法律是准许人口贩卖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案子引渡给知县衙门，我可以打赌，那个华人嫌疑犯会无罪释放，而那个五岁的中国孩子，就要送回给虹口黑社会的人口贩子，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就成了人口贩子的帮凶？约翰，你愿意做这个帮凶是吗？反正我绝不愿意！”

“查隆纳，这方面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沉重。尤其不堪的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在艾玛小姐的慈善机构工作，而那个慈善机构是专门收容华人儿童的。”马克汉温和地回答，丝毫没有对阿拉巴斯特的恶言生气。

麦都思从窗边走回办公桌，坐下，重新点燃已熄灭的雪茄。在阿拉巴斯特和马克汉一来一往辩论的时候，麦都思不露声色地在观察两位副领事。麦都思刚收到外交部的调令，他将离开上海，赴汉口当总领事在那里创建新的租界。在外交部任命新的大英驻上海总领事来到之前，他必须在两位副领事里，选择其中一位担任代总领事。眼前的两位副领事，对维护大英帝国在上海的利益，都具有忠贞不二的感情和信心，但是在如何进一步开拓大英帝国利益的方式上，两位副领事的思维和风格南辕北辙，根本不同。阿拉巴斯特是一个倔强执着的人，凡有一个念头，必然穷追到底，犹如一支箭，一旦射出去，只能笔直向前，直达目标，他坚信炮舰外交是开拓大英在华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这点同麦都思早年来华时的理念相同。马克汉是一个理性冷静的人，认定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方法都是合理的，都值得一试，他超越派别，可以跟任何极端派别共处，在他的眼里，大英在华利益就像一棵树，要长得好，不仅需要园丁的精心培养，更需要避免恶劣的气候环境，而营造英中之间的良好气氛，就是创造大英在华利益良好环境的最佳营养。

“查隆纳，约翰，你们是知道的，卜鲁斯公使给我的训令是，维护英中友好邦谊，建立英中两国互信。”麦都思斟满半杯威士忌，越过书桌，递给还没喝酒的马克汉，继续说道：“建立互信是一件很挑战的工作。消灭大清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只要一天工夫，建立

和大清的互信却需要几十年，乃至一代人的时间。两年前，长毛叛乱，大清江山风雨飘摇，辫子皇帝需要我们帮助他平定叛乱，我们既是侵略者，也是合伙人，所以向我们让步，签订《天津条约》。两年后的今天，长毛败局已定，我们扮演的合伙人角色正在消失。请两位想一想，当角色消失时，这出戏应该怎样才能演下去？”

“总领事，为了继续把戏演下去，充当人口贩子的帮凶，荒唐吗？”阿拉巴斯特打断麦都思。

“不，我们必须坚持对人口贩卖零容忍。我们现在开会，就是要寻找一个不用将此案递解出境的方法，确保人口贩卖在租界不得通行。”麦都思绿色的眼珠坚定地盯着阿拉巴斯特，确定对方听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们可用领事法庭的名义判决华人嫌疑犯有罪，罚款赔偿自来火房，如果没有能力赔款，罚他在租界修路做苦役。5岁孩子和母亲团聚。案子就这么了结，中国衙门又能怎么样？想收回租界？看看我们在黄浦江上的巡洋舰，他们没有这个胆子！”阿拉巴斯特胸有成竹地提供答案。

“这样做，从法律上来讲，跟《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有冲突。查隆纳，你记忆力强，一定记得第13条的内容吧？”麦都思对阿拉巴斯特的答案很失望，却不便讲明。

“记得。《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是这样说的：‘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领事）处投禀，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既然第13条讲的这么清楚，我们用领事法庭的名义判决此案就欠缺法律根据。你觉得怎么样，约翰？”

“我觉得中国政府并不讲究法律，他们更看重的是面子。”马克汉用手慢慢晃动玻璃杯里的威士忌，仿佛琥珀色的酒液里装着答案。”如果，不伤面子的话，知县衙门里的

大清官员会接受那怕是和《五口通商章程》有冲突的方案。”

”喔？很有趣的见解，愿闻其详。“麦都思从马克汉的答复里感到一股新的思路。

马克汉看了一下阿拉巴斯特，确定后者对自己的见解同样有兴趣，便说下去：

”中国人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民族：当你出10倍的地价向他们永租土地时，他们巴不得你租的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当你提出扩大租界的疆域时，他们却会跟在官府后面，说你侵略，拼死不合作。其实，永租和租界的关系，就是树和树林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待树和树林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里有个面子问题。高价接受土地永租是让荷包高兴，抵制扩大租界是为了面子好看。对于面子这样东西，如果运用得好，可以成为改善英中关系的润滑剂，运用得不好，便会成为恶化英中关系的砒霜。对于眼前这件案子，我们必须照顾到大清官方的面子。”

“面子，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阿拉巴斯特不耐烦地哼了一下鼻子，“真不明白，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上上下下都这么看重它。”

”查隆纳，面子在中国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无比的价值。“马克汉笑嘻嘻地回应，”举例来说，我们大英的使节长期得不到机会觐见辫子皇帝，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被打的一败涂地时仍然不给机会，就是因为大清政府坚持我们的使节必须跪下才能面见皇帝。为了跪两条腿，还是跪一条腿，还是不用跪，这么一个面子问题，英中两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整整交涉了17年。对于大清的谈判大臣来说，开放五口通商、准许鸦片买卖，割让香港，都比不上跪一条腿来得重要。为什么？因为代表英国国王的大英使节不跪下，就意味着英国国王是和辫子皇帝平起平坐的，这对辫子皇帝自称奉天承运，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地位是一种空前挑战，一旦接受这种平起平坐，辫子皇帝的权威就打了折口，而辫子皇帝就是依靠这种类似神话的权威，统治他的几万万中国臣民。所以，对大清而言，割地赔款等等实际利益上吃点亏算不了什么，擦破点皮而已，丢了面子才是威胁到政权合法性的心腹大患。”

“你说到根子上去了，约翰。他们的政权，不是由全民参与修订的宪法来产生的。”麦都思赞许马克汉后说。

“他们根本没有宪法。”阿拉巴斯特大声讥讽。

“那么，用什麼办法，可以既给大清上海官府足够面子，又把我们眼前这个案子留在租界里审判呢？”麦都思问马克汉。

“刚才查隆纳准确复述的《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或是寻找答案的方向。”

“快快请讲。”麦都思摊开没有夹雪茄的那只手，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13条的最后第二句是：‘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在这里，‘管事官’指的就是我们这些领事法庭的主陪审官，‘华官’指的就是大清上海知县或道台。如果我们不能劝息此案，按照13条，我们必须请上海知县或道台来审理此案，但是第13条并没有规定‘华官’必须在华界审理此案。所以如果我们将此案留在租界境内审理，和第13条没有冲突，对吗？”

“对的。可是租界里并没有大清的知县或道台，或任何适当的大清官员。”麦都思摆脱平时那种心不在焉，反应迅速地指出。

“目前还没有。不过，没有任何法律障碍阻止我们随时邀请他们来租界，我的想法对吗？”

“啊，我明白了，约翰。你的想法很有创意。”

“为了和第13条的精神相符，我们不仅可以邀请大清官员来租界审理华人为被告的案件，更可以提出和华人官员一起审理这些案件，因为13条里有‘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的‘公同’二字，就是我们与华人官员共同审案的法律依据。对我们眼前这个案子来说，如果我们能参与审判的话，就能确保那个5岁的孩子从此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永远摆脱人口

贩子的控制。“

”要是华人官员拒绝来租界审理呢？“ 麦都思提出下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华人嫌疑犯扣在巡捕房里，等到华人官员同意来租界审案的那一天。“ 阿拉巴斯特把答案拉往强硬的方向。

”此例一开，巡捕房监狱的华人嫌疑犯会越关越多，费用是个问题。“ 麦都思想起每年同工部局董事会审核巡捕房预算时的艰难。

”让华人嫌疑犯和已经判刑的西人罪犯一起服劳役，不就可以解决部分的经费问题吗？“阿拉巴斯特对自己提供的答案充满信心。

”查隆纳，在判刑之前，法律不容许任何嫌疑犯服劳役。说真的，我们不能忽略费用问题。约翰，你有把握华人官员会来租界办案吗？“

”有把握。“

”为什麼？“

”因为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我的天，又是面。。。。。“ 阿拉巴斯特高声叫起来，但是他的下半句被办公室外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和随之而来的敲门声打断。

“请进，” 麦都思向门外大声说。

“总领事下午好，两位领事下午好。” 巡捕房督察拉姆斯博顿开门进来。他黝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神采，卡其警服短袖下肌肉强健的手臂夹着公文包。

“督察员，请坐，我们正在讨论自来火房的器材盗窃案。” 麦都思招呼督察就座。

”不用讨论了，请看这份报告。“ 督察以军人本色的直率回答麦都思，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后者，然后在阿拉巴斯特身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

“查隆纳，约翰，看来我们可以运用《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的第一句话了。” 麦都思看完督察的报告，长长舒了一口气，“那就是，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

处投票，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

总领事给督察倒了一杯威士忌，“督察先生，我很高兴巡捕房成功劝息自来火房撤销盗窃案的控告。谈谈详细经过吧。”

督察拉姆斯博顿脱下白色有边的软木警官帽，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用兴奋的口吻，向总领事和副领事们倒叙几小时前发生在工部局巡捕房里的事情。

午饭后，拉姆斯博顿正准备赴领事馆开会，乔治高易没有预约地来到督察办公室，要求去见仍然拘留在牢房里的那个偷盗自来火房器材的华人嫌疑犯。拉姆斯博顿以为高易又要带华人嫌疑犯出去喂鸦片，觉得这个苏格兰律师太拘泥出入牢房的手续了。

“乔治，你已经是那个嫌疑犯交保出狱就医的保人，你不必每次带他出狱前，来我这里提出重复要求。我现在要去领事馆开会，讨论这件盗窃案，失陪了。”

“请督察先生暂缓赴会，等我现在去了解一些事情，然后，或许会给领事法庭带来惊喜。”高易边说，边调皮地扬起眉毛。

“乔治，你需要我陪你去牢房？还是把嫌疑犯带到审讯室？”

“都不是。我要你把他带到犯人会见家属的那间房去。”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我满足你的要求。”拉姆斯博顿摇铃招入葡萄牙籍文案，吩咐后者：

“通知狱警把自来火房偷窃案的华人嫌疑犯带往犯人家属会见室，高易律师要会晤他。还有，派信差告诉麦都思领事，我不能准时去领事馆开会，请他们先开始，我随后就到。”

葡萄牙籍文案遵命退出。

“乔治，请跟我来。”督察要给律师引路，去会见室。

“督察先生，我想问你借一件证物，带到会见室去。”

“哪一件证物？”

”该嫌疑犯包装铆钉的绿绸手巾。“

”满足你的要求。”

尽管督察员觉得律师的要求有点稀奇古怪，令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他相信律师的判断和能力，使他感到自己仿佛走进迷迷糊糊的隧道里，最终会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他带着高易在中央捕房迷宫般的建筑里，上楼下楼，穿过不同的走廊，用挂在身上的钥匙打开和关上一道道门，最后来到第二重楼梯拐角的档案室。

档案室里的一切井井有条，大大小小的牛皮纸袋都编着号码，放在固定的铁皮书架上。在档案室值班的另一名葡萄牙籍文案，按照拉姆斯博顿要求，毫无耽搁地取来绿绸手巾，放在一张较小的牛皮纸袋里，交给高易，然后请高易在领取证物的登记本上签名。这里的一切都仿效伦敦警察厅的制度。

去档案室拿证物使律师和督察比华人嫌疑犯晚到达家属会见室。看到那个嫌疑犯穿着撕破的丝质长袍，弯曲地坐在会客桌前的背影，督察停下脚步，问律师：

“需要我在场吗？”

“请督察在看得到我们，但是听不见我们谈话的地方坐下。在我和这个人谈话的时候，请派人通知自来火房的工头布朗先生，或任何代表自来火房的公司人士前来这里。”高易富有计划地对督察说。

督察点点头，向靠墙的空桌走去。家属会客室里共有二十张会客桌，今天不是节假日，没有其他华洋犯人家属来访，空荡荡的会客室里只有两个印度狱警站在墙边，盯着高易招来的华人嫌疑犯。

“这几天过得还可以吗？”高易把装证物的牛皮纸袋放在嫌疑犯的会客桌前，坐下，问道。

“糟透了，”嫌疑犯啰啰嗦嗦，有气无力地抱怨，“那些人睡觉打呼，吵得我睡不着。每天豆腐青菜，上顿吃肉是五天以前的事，下顿吃肉，还要等两天。高大人，你今天带我

出去喂鸦片吗？”

“今天不成，可能以后也不成。”

”为什么！？“ 嫌疑犯如遭电击，脱离有气无力的状态，着急地问。

”据说你的案情严重，不能再轻易交保出狱。”

”我不是已经认罪了吗？”

”你认了什么罪？”

”我认了偷窃罪，巡捕房什么时候放我到华界去？”

”除了偷窃，别的罪，你都不认，巡捕房会放你到华界去吗？”

”什么，我还有别的罪？！”嫌疑犯的声音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既凶恶，又惊恐。

”你还有参与人口贩卖的嫌疑！”

”高大人，这是天大的冤枉！”嫌疑犯从椅子上滚下来，跪在洗得干干净净，没有涂漆的松木地板上，向高易磕头，“高大人，救救我呀。”

督察拉姆斯博顿坐在看得到他们，但是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地方，观赏哑剧一般，看着眼前的一幕。狱警没有得到督察的示意是不会上前干预的。

家属会见室靠近天花板的墙上开着一整排天窗，午后的阳光穿过天窗，照着嫌疑犯凹陷的双颊和布满汗珠的前额，他的脸色因为激动，涨得通红。高易用手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回到座位上去。

”高大人，请你千万相信我，那个孩子是唐耶叔买来的，和我丝毫无关。”嫌疑犯坐回桌前，继续苦苦申辩。

”你知道，在租界，贩卖人口是比偷窃大得多的罪过吗？”高易蓝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个既可怜又可恶的嫌疑犯，故意装成后者还不清楚贩卖人口罪的严重。

”高大人，我知道，知道，贩卖人口是重罪。可我确实是冤枉的，你要救我呀！”

”那天在法庭上，你一开始不也是叫冤枉，后来才认罪偷窃的吗？”

” 高大人，我的钱都花在鸦片馆里，我没有钱买孩子。 “

” 喔，这话听来有点道理，不过我觉得你没有讲出全部的实情。 “ 高易继续凝视嫌疑犯，好像已经看透对方的心思。 ” 你还不够信任我。不信任我，又叫我怎么救你呢？ ”

” 高大人，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麽意思？ “

” 你的钱不光是花在鸦片馆里，而且花在赌场里。 “

” 不，我没赌钱， “ 嫌疑犯楞了一下后说。

” 朱先生，你的右手中指怎么缺了一节？15岁时被债主砍下还赌债了吧。 “ 高易突然抬高嗓门， “ 你是一个惯赌，6年前你卷款逃家。今天，我看在你还是个年轻人的份上，想帮你一把，不过你这么不信任我，叫我怎么帮你？我肯定你是会后悔的。 ”

嫌疑犯如同在荒野里突然被龙卷风抛到天上，然后狠狠地从天上扔下来，摔得魂灵出窍，浑身散架。在黑暗的监狱里，和颜悦色带他出去喂鸦片的高易，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温暖，想不到这个洋人对自己见不得人的底细瞭如指掌，难道碧眼金发的洋人真的都是暗通神明的高人？

” 我，我，有眼不识泰山， ” 嫌疑犯又跪下磕头，眼泪鼻涕俱下， “ 高大人救我！ ”

” 你必须答应我，从现在起讲老实话，我才会救你，起来，坐好。 “

嫌疑犯用肮脏的袖管擦去脸上黄腻的液体，再次回到座位。督察和狱警们再次目睹哑剧新的一幕，哑剧的所有内容有待律师事后告诉他们。

“ 现在，你听好了，以下我要说的，都是关系到你能不能在不久的将来从这里放出去恢复自由的要点。你必须讲老实话，配合我，不然你会永远拘押在巡捕房监狱。

” 你是因为偷窃大英自来火房的器材被抓到巡捕房来的，抓你告你的人是大英自来火房。这样的罪，确定以后，通常的处罚是赔款，如果赔不起的话，在巡捕房关押三天，然后送上海知县衙门审判。不幸的是，与你同案抓来巡捕房的，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这个孩子的来历牵涉人口贩卖，所以你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人口贩卖的嫌疑里去。当然，如果我

们能找到唐耶叔这个人来领事法庭对质，你的人口贩卖嫌疑或许可以洗去。但是，你很清楚，要唐耶叔来对质，或许永远办不到。你的人口贩卖嫌疑就永远洗不清，结果就会永远拘押在这里。而且因为是重罪嫌疑犯，你不能那么容易交保出狱喂鸦片。我想你不用我来描述，没有鸦片的日子有多么难受。你的眼泪又流出来了，用这擦一擦吧。“高易把自己的手帕捐献出来，递给不知是因为鸦片瘾上身，还是过度伤心而涕泪横流的这个灵魂在地狱边缘徘徊的家伙。

”那么，你的案情是不是毫无希望了呢？“高易继续说：”倒也不见得。只要能达成庭外和解，让大英自来火房撤销对你的指控，你就没事了，懂吗？”

”高大人，怎样才能达成庭外和解？“朱姓嫌疑犯如同掉入深渊的蛤蟆，突然看到一丝出口的光芒。

”很简单，赔钱。“

”我没钱。“

”朱先生，你太叫我失望了，“高易再次尊称对方姓氏，”我们不是刚说好，你配合我，一切说实话，怎么又反悔了？“

”高大人，我对天发誓，确实没钱。有钱，我还会去偷煤气管子？“

”看看，这是什麼？“高易从牛皮纸袋里掏出绿绸手巾。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从眼角里看到一个穿背带工装裤的壮汉从门外进来，坐下在督察身边。那是自来火房的工头布朗先生。

“这是我用来包铆钉的布。”嫌疑犯回答。

”这块布是哪里来的？“

”是。。。容我想想。“

”让我提醒你一下，这块绿绸手巾的右下角绣着一个‘朱’字。你现在想起来了吧？”

“我。。。从老家拿来的。”

“什么时候？”

” 6年前。 “

“还记得从老家拿来时，这块布里包的什么东西吗？”

” 一张。。。纸片。 “ 嫌疑犯像嘴里塞满石块一样，艰难地吐出四个字。

” 恭喜你讲了老实话，你不会后悔的。 “ 高易伸出手，越过桌子，赞赏地拍了拍对方瘦骨嶙峋的肩膀。

然后，高易向这个从赌徒沦为偷窃犯的败家子，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洋人们转卖117号地产永租权发生纠纷时，了解到地产主人朱白氏一家家道中落的故事，以及田单被撕走四分之一的具体经过。

” 我是在第一次送你出去喂鸦片，看到你解开绑带露出缺少一节中指的时候，开始怀疑你的，然后在领事法庭上得知你姓‘朱’，再看到这块绿绸手巾和你母亲说的包田单的手巾一模一样，使我有九成把握断定你就是6年前撕走四分之一五圣庙田单的朱少爷。为了达到十成把握，上一次我带你出去喂鸦片时，我请你老家的地保官躲在鸦片馆里辨认你，他向我当场确定你就是那个朱少爷。 “

败家子嫌疑犯边听边点头。

” 现在你的运气来了，如果你能缴出这张纸片，五圣庙现在的永租人愿赏你300银元；如果你缴不出这张纸片，但是能提供找到那张纸片的可靠线索，永租人愿赏你100银元；有了钱，你就可以和自来火房达成庭外和解。如果你缴不出纸片，也不提供线索，那么你就会在这里待下去，连出外喂鸦片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你自己作个选择。 “

” 四分之一田单只值300银元？能不能加一点？ “ 败家子朱少爷恢复说话的底气。

高易暗暗松了一口气：庆幸纸片还在这个败家子手里，没有被他送进赌场。

” 不要贪心。这张纸片已经在大英领事馆注过册，你将来要脱手卖钱，别人不见得敢买。 “ 高易向败家子晓以利害。

”300银元换几段煤气管子，太贵了。”

”在这件事上我倒可以帮你点忙，请等一下。”律师离座，走向督察和自来火房的工头布朗先生。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高易在布朗先生和朱少爷之间穿梭来回，终于达成以180银元的赔款，换取自来火房撤销控诉，达成庭外和解。为了使双方不再反悔，朱少爷签署文件，声明四分之一的田单当初确系自己从母亲那里强行夺得，现在虹口某处，愿意缴出，换得沙逊洋行的300银元赏金，其中180银元将归大英自来火房。布朗先生接着签署文件，声明一旦得到180银元罚款，将撤销对朱少爷的偷窃控诉。最后，督察拉姆斯博顿，签字接受自来火房偷窃案的庭外和解，朱少爷将在180银元缴付自来火房之日释放，同案拘捕的5岁华童归母亲抚养。

”不可思议！”麦都思总领事听完督察拉姆斯博顿的详细倒叙后说：“这位高易律师，只花一个下午的工夫，同时和解117号田单案和自来火房偷窃案，真是不可思议！”

刚开业的乔治高易在半天里帮助巡捕房，领事法庭，沙逊洋行了断两件案子的事迹，很快传遍租界。《北华捷报》在报导案情细节后是这么评论的：“前大清江海关洋员，年轻的苏格兰律师乔治高易，用一石两鸟的手段，使两件牵涉到文件遗失，器材盗窃，人口贩卖的华洋交杂的案件，同时达成庭外和解，从而避免将两案移送大清上海知县衙门，导致拖延时日，不了了之的结果。”

然而，就在领事法庭，工部局都以为两案已了，置之脑后的时候，大英领事馆却收到了大清上海道台衙门的有关两案的交涉公文。